

·版本研究·

《慧苑音义》刻本与写卷考

俞 莉 娟

内容摘要:《慧苑音义》所释《华严经》有八十卷与六十卷之分,八十卷各刻本可分为高丽藏和磧砂藏两个系统,且高丽藏系统的版本更接近于原本《慧苑音义》,日本写卷大治本、金刚寺本的《新华严经音义》晚于八十卷刻本《慧苑音义》;六十卷金藏广胜寺本与日本写卷金刚寺本及七寺本很可能源于同一祖本,而明代六十卷永乐本与六十卷金藏广胜寺本、日本写卷金刚寺本及七寺本差异较大。

关键词:《慧苑音义》 《华严经》 慧苑

一、《华严经》与《慧苑音义》

《华严经》有旧译和新译之别。东晋孝武帝时,庐山东林寺僧慧远遣弟子法领等人往西土求得《华严经》部分经文,共三万六千偈,安帝义熙十四年(418)由北天竺僧佛驮跋陀罗主持翻译此经,始译为五十卷,又经慧严、慧观和谢灵运等润文,增为六十卷,称为“六十华严”或“旧经”。玄应为此经撰音义,收录于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中。唐高宗垂拱元年(685),印度僧地婆诃罗(日照)赍梵本至,法藏以之与旧经讎校,补译脱文。武后时于闐僧实叉难陀携梵本四万五千偈至洛阳,诏于遍空寺内重译《华严经》,圣历二年(699)译成,共八十卷,称“八十华严”或“新经”。新经未将日照所补的旧经阙文并入,法藏对勘新旧经后,补入新经所脱,《华严经》至此译成完帙。

《慧苑音义》,又称《华严经音义》,慧苑著,两卷。该书对唐实叉难陀译的《华严经》(八十卷)加以音义注释,以区别于东晋佛陀跋陀罗旧译《华严经》(六十卷),故也称《新译华严经音义》。该书将经文难字录出,注音训于其下,引证古字书甚多。其成书年代尚无确说,有说约在武则天神功元年(697)至睿宗太极元年(712)之间^①,也有说在开元十年(722)之际^②。《开元释教录》已

①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08页。

②小林芳规:《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解题》,汲古书院,昭和53年第一版。

著录此书,故其成书年代当不晚于开元十八年(730)。全书约四万八千字,注释了近二十七部佛经中约一千两百余条词语和短句。

二、《慧苑音义》在后世的流传

八十卷《华严经》流传甚广,为此经作音义的除慧苑外,法藏也撰有《华严经音义》^①。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著录,宋宝祐三年(1255)李安衮刊本每卷后附有音释,明北藏本亦同,与《慧苑音义》不合^②。《慧苑音义》自《开元释教录》著录后,以迄明南藏,皆二卷,明北藏分为四卷。崇宁、毗卢、圆觉、资福、磻砂、赵城、高丽、普宁、洪武南藏、永乐北藏、嘉兴和弘教藏等皆收录。除释藏本外,有清嘉庆四年臧镛堂据南藏的二卷刻本^③,道光间江宁陈宗彝的二卷刻本和守山阁钱熙祚所刻出自嘉兴藏的四卷本,咸丰四年粤雅堂的四卷本,曹箴取臧镛堂与《玄应音义》合刻的二卷本^④,以及独抱庐和《拜经堂丛书》的二卷本。《慧琳音义》将其收录于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三。

山田孝雄曾经汇集圣语藏本和大治写本所编《玄应音义》第一卷末附有《新华严经音义》,此是八十卷本《新译华严经》的音义,后多称为大治本《新华严经音义》。其中除汉文注释外,还存有作为“倭言”万叶假名的和训十四项二十语。水谷真成《佛典音义书目》第二《华严部》收有《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私记》二卷,共三种:小川睦之助氏藏,延历十三年(794)写本;大正中罗振玉氏墨缘堂景印小川氏本;贵重图书复印件刊行会影印小川氏本。古典研究会将小川家藏本影印整理,收录于《古辞书音义集成》第一卷出版^⑤。小林芳规等学者通过考证此书的书志、字体以及和训形式等,认为此书是在《慧苑音义》二卷以及大治本《新华严经音义》祖本基础上加工而成,约撰于奈良时代的天平胜宝年间^⑥或自此之后的半个世纪之间^⑦。

此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宋崇宁福州等觉禅院刻《万寿大藏》本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二卷^⑧。敦煌写卷斯5712亦为《大方广佛

①据《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载,法藏“别钞解晋经中梵语为一编,新经梵语华言共成音义一卷。自叙云:读经之士实所要焉。”(50282)水谷真成《佛典音义书目·华严部》录有十一种《慧苑音义》。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第729页。

③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三:“臧本与藏本及诸儒本大异者,凡音译之文,悉被删削,仅存译义之文,故诸家称此本为删节本,以其变乱古书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④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60-61页。

⑤《古辞书音义集成》,汲古书院,昭和53年(1978)第一版;昭和63年(1988)第二版。

⑥天平胜宝元年为公元749年。

⑦详参梁晓虹:《日本现存佛经音义及其史料价值》,《佛经音义研究——首届佛经音义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9页。

⑧《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478页。

《华严经音义》,似为此经的难字摘录,与《慧苑音义》相较,写卷多注直音,慧苑注反切;写卷多用清音,慧苑则注浊音。

三、《慧苑音义》刻本与写卷的异同及源流关系

《慧苑音义》版本众多,传抄流行,远及东瀛和美国,敦煌遗书中也有写本残卷存世,可见当时流传之广。各本之间有着复杂的异同关系,我们选取了几种版本的《慧苑音义》逐一进行对校和比勘,主要有:

刻本:

1. 丽藏本《慧琳音义》收录《慧苑音义》(八十卷)(简称慧琳本)
2. 《中华大藏经》第五十九册《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广胜寺金藏本(八十卷)(简称金本)
3. 《中华大藏经》第五十九册《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丽藏本(八十卷)(简称丽本)
4. 宋碛砂藏第四百六十一册《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八十卷)(简称碛本)
5. 清《粤雅堂丛书》第十二集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八十卷)(简称粤本)
6. 《中华大藏经》第五十六册《玄应音义》卷一《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金藏广胜寺本(六十卷)(简称六十卷金本)
7. 《中华大藏经》第五十七册《玄应音义》卷一《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永乐南藏本(六十卷)(简称六十卷永乐本)

写本:

1. 日本金刚寺写卷《玄应音义》卷一《华严音义》(简称金刚寺本)
2. 日本七寺写卷《玄应音义》卷一《华严音义》(简称七寺本)
3. 日本大治写卷《玄应音义》卷一《华严音义》(简称大治本)

(一)《慧苑音义》各刻本情况

1.《慧苑音义》八十卷各刻本

首先,《慧苑音义》八十卷各刻本所释词语的多少是揭示各版本源流的重要线索。

慧琳本收录释词共计 1285 条;金本与丽本基本一致,且二者未收而碛本和粤本收释的词有 4 条:宝悉底迦、奉养、裸、将之死地;碛本与粤本收录的释词条目一致,均为 1286 条,且二者未收而金本收释的词有 3 条:启、滋味、字。

金本较慧琳本、丽本、碛本、粤本多收录的释词有 3 条:启、滋味、密致发。

金本较碛本、粤本未收录的释词有 3 条:宝悉底迦、裸、将之死地。其中,“宝悉底迦”条,慧琳本、丽本也未收录该释词,体现出金本与丽本的相似性,且金本、丽本与慧琳本较为接近,即更多地保留了《慧苑音义》的原貌。“裸”、“将之死地”条,丽本也未收录该两条释词,体现出金本与丽本的相似性。

碛本较慧琳本、金本、丽本、粤本未收录 1 条释词:包纳。

慧琳本、金本与丽本较为相似,但三者不完全相同;碛本与粤本较为相似,但两者也不完全相同。

其次,《慧苑音义》八十卷各刻本的异同在于释文有详有略,互有不同。

慧琳本较金本、丽本、碛本、粤本释文稍略的现象最多,共计 12 条:聚落、楼阁延袤、圆光一寻、一百洛叉为一俱胝、城名多罗幢、拘留孙、为谁守护、众峰齐峙、城名婆怛那、楔、辅弼、沾洽。据徐时仪考证:《慧琳音义》成书在元和三年(808)以前^①,慧苑与慧琳两人相距六十年左右,慧琳所见《慧苑音义》虽不一定是原本,但由于两者年代相距较近,故慧琳所转录的《慧苑音义》当比其它传本更多地保存了原貌。慧琳所见《慧苑音义》即使不是《慧苑音义》的原本,也是接近原本较好的版本,而上文 12 条释词较金本、丽本、碛本、粤本所缺释文,很可能是后人对《慧苑音义》的原文进行了增添,或者金本、丽本、碛本、粤本所据祖本已经进行过增添。慧琳本较金本、丽本、碛本、粤本释文稍详的情况有 4 条:矜羯、菡萏花、众景夺曜、营辩什物。很可能是慧琳的增补删定,也可能是后人对《慧苑音义》的原文进行了删减,或者金本、丽本、碛本、粤本所据祖本已经进行过删减。

金本与慧琳本同时存在较丽本、碛本、粤本的释文简略或详细的现象,说明了金本除与丽本较相似外,与丽本与慧琳本更为相似,较丽本更好地保留了《慧苑音义》的原貌。

据此我们推断,《慧苑音义》八十卷各刻本大致可分为高丽藏和碛砂藏两个系统。高丽藏系统包括金本和丽本,碛砂藏系统包括碛本和粤本,且高丽藏系统的金本和丽本更接近于慧琳本,由于慧琳与慧苑同属唐代僧人,慧琳本更好地保持了《慧苑音义》的原貌,所以金本和丽本也较碛本和粤本更接近于原本《慧苑音义》。

(二)丽藏本《慧琳音义》所收八十卷《慧苑音义》

据我们比勘,慧琳本收录的《慧苑音义》既不同于高丽藏系的丽本和金本,也不同于碛砂藏系的碛本和粤本,很难归入高丽藏和碛砂藏这两个系统。

慧琳与慧苑同为唐僧,两者年代相距较近,故慧琳所转录的《慧苑音义》当比其它传本更多地保存了原貌。如:碛本经卷第二十五《回向品之三》不咳:“咳,克代反。《玉篇》曰:‘咳,上嗽也。’”粤本与碛本相同;慧琳本为“咳,克代反。《玉篇》曰:‘咳,上𪔐也。’”金本、丽本与慧琳本相同。据《原本玉篇残卷》:^②“咳,上𪔐也。”检《宋本玉篇》:^③“咳,上𪔐也。”似可认为“𪔐”不同于《原本玉篇残卷》“𪔐”的形近而误是慧苑在传抄《玉篇》时导致的,也可能慧

^①徐时仪:《〈慧琳音义〉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年,第 10-11 页。

^②(梁)顾野王:《原本玉篇残卷》,中华书局,1985 年,第 71 页。

^③《宋本玉篇》,中国书店,1983 年,第 179 页。

苑传抄《玉篇》时是正确的,但经慧琳收录时发生了形近而误。能够肯定的是:慧琳本中的“欸”字更接近于《原本玉篇残卷》中的“賴”。因此,慧琳所见似为《慧苑音义》的早期原本。《宋本玉篇》将“賴”字也记作“欸”恰巧说明了后人在传抄前人著作时易发生形近而误,而碛本与粤本将“賴”记作“嗽”,可能所据之本为《慧苑音义》的后期版本。

慧琳收录的《慧苑音义》既有原文抄录,又有删补与修订。收录释词方面,如慧琳本较丽本、金本、碛本、粤本卷第五十九《离世闲品之七》中多收录了1条释词:种德,而较丽本、金本、碛本、粤本卷第七十六《入法界品之十七》中少收录了1条释词:伽。慧琳本卷第七十六《入法界品之十七》未收录的释词“字”,碛本、粤本也未收录。慧琳或许认为该词语在当时已为人所知,不必再作训释,故不予收录,也可能是《慧苑音义》原本在传抄中漏脱。

反切方面,慧琳本多处与金本、丽本、碛本、粤本有所不同,如:卷第十四《淨行品》“盥掌”条,金本、丽本、碛本、粤本记作“盥,古满反”,而慧琳本记作“盥,古漫反”。

分卷方面,金本、丽本、碛本、粤本均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包括序言、经卷第一至经卷第四十,下卷包括经卷第四十一至经卷第八十,而慧琳本将《慧苑音义》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包括序言、经卷第一至经卷第十六,中卷包括经卷第十七至经卷第五十,下卷包括经卷第五十一至经卷第八十。八十卷各刻本收录《华严经》的经卷基本相同,仅慧琳本的经卷名称与金本、丽本、碛本、粤本略有不同。

慧琳本中,慧苑所征引文献的名称与金本、丽本、碛本、粤本也有不同。如经卷第四《妙严品之四》“难宣”条:“《尔雅》曰:‘宣,示也。’”《慧琳音义》卷二十一收录时将《尔雅》改为《小雅》。

《慧苑音义》在传抄的过程中含有后人的修订部分,但同时我们似乎也不能断言《慧苑音义》原本中一定没有这些内容,因为这有可能是传抄过程中的增订,也有可能是其它传抄本的误脱。如碛砂藏系之碛本与粤本卷第十二《四圣谛品》“资待”:“《考工记》曰:‘资,取也。’王逸注《楚辞》曰:‘待,须也。’言苦济为饥渴寒热等病所随,故有所须,有所求取。此言灭谛自体。要须慧力择惑方显。”慧琳本和高丽藏系之金本与丽本有条目而缺划线部分的释文。这可以推测碛砂藏系的释文是后人增订的部分,也可以说高丽藏系和慧琳本所据传抄本有脱缺。又如金本卷第十四《淨行品》“羴提”:“羴,初莧反。此云安忍。”慧琳本卷二十一转录为:“羴,初莧反。此曰安忍。”基本同于金本,可证慧琳所见《慧苑音义》原本训释应有此释词与释文,然碛砂藏系之碛本与粤本皆有该释词而缺“此曰安忍”或“此云安忍”之释文。这当然可以推测说慧琳本和金本的释文是后人增订的,也可以说碛砂藏系之碛本与粤本所据的传本已脱缺。因而《慧苑音义》八十卷各刻本的异同既有后人的增订所致,又有原本在传抄过程中的漏略所致。

(三)《慧苑音义》六十卷各本情况

1.日本写卷金刚寺本与七寺本

日本金刚寺写卷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收录有两部《华严音义》和一部《华严经》，两部《华严音义》一部收录于卷一首位，题为“大方广佛华严经 旧五十八卷”，即六十卷《华严音义》；另一部收录于卷一末尾之前，题为“新华严经音义 八十卷”的八十卷《华严音义》；一部《华严经》收录于卷一末尾，题为“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华严经》。

题为“大方广佛华严经 旧五十八卷”的玄应《华严音义》六十卷金刚寺本（简称金刚寺本）收录的卷数为：卷第一至第九卷、第十二卷、第十三卷、第十六卷、第十八卷、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第二十六卷至第二十九卷、第三十三卷、第三十四卷、第三十七卷、第四十三卷至第四十五卷、第四十八卷、第五十一卷、第五十三卷至第五十六卷、第五十八卷。卷下不注明品名，共计收录 32 卷，102 条释词^①。双音词占据了绝大多数，计 98 条，其余 4 条中，三音词 3 条：摩竭提、卢舍那、伊尼延；四音词 1 条：摩伽罗鱼。且三音词、四音词均为外来词。双音词中外来词计 16 条：华鬘、逾摩、切刹、毗岚、八梵、铎光、福伽、摩菟、禅头、密迹、轲梨、由軻、达槎、周罗、流弥、瞿夷。

日本七寺写卷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仅存有题为“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六十卷《华严音义》。收录的卷数有：第一卷至第九卷、第十二卷至第十四卷、第十六卷、第十八卷、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第二十六卷至第二十九卷、第三十三卷、第三十四卷、第三十七卷、第四十卷、第四十三卷至第四十五卷、第四十八卷、第五十一卷、第五十三卷、第五十四卷、第五十六卷、第五十八卷，卷下不注明品名，共计 33 卷，99 条释词。99 条释词均见于六十卷金刚寺本，较前者收释的 102 条释词所缺的 3 条为：班下、岩罅、图圉。99 条释词中，双音词占据了绝大多数，计 94 条，其余 5 条中，三音词有 4 条：摩竭提、卢舍那、福伽罗、伊尼延；四音词有 1 条：摩伽罗鱼。且三音词、四音词均为外来词，双音外来词计 16 条：华鬘、逾摩、切刹、毗岚、八梵、铎光、福伽、摩菟、禅头、密迹、轲梨、由軻、达槎、周罗、流弥、瞿夷。

2.刻本《玄应音义》卷一《新义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金本与六十卷永乐本

《玄应音义》卷一《新义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六十卷金本与六十卷永乐本所收卷数和释词基本一致。两者共有的经卷数为：第一卷至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第十二卷、第十三卷、第十四卷、第十八卷、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第二十六卷、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八卷、第二十九卷、第三十三卷、第三十四卷、第三十七卷、第四十卷、第四十三卷、第四十四卷、第四十五卷、第四十八卷、第五十一卷、第五十三卷、第五十四卷、第五十五卷、第五十六卷、第五

^①本节所举释词均以楷体字列出，未能列楷体字的，均列写卷用字。

十八卷。仅有两处卷数不同,一是六十卷金本中的“第十六卷”,六十卷永乐本记作“第十五卷”;二是六十卷金本无“第五十卷”,六十卷永乐本有“第五十卷”。收录释词方面,两者所收释词完全相同,计102条。其中,双音词占据了绝大多数,计96条,其余6条中,三音词计5条:摩竭提、卢舍那、福伽罗、伊尼延、流弥尼;四音词计1条:摩伽罗鱼。

3. 日本写卷金刚寺本、七寺本与刻本六十卷金本、六十卷永乐本的关联

总体上,刻本六十卷金本与六十卷永乐本均使用规范字,而写卷金刚寺本与七寺本用字随意性较大。

卷数方面,六十卷永乐本中的“第十五卷”,六十卷金刚寺本、六十卷七寺本、六十卷金本均为“第十六卷”;六十卷七寺本中的“第五十卷”,六十卷金刚寺本、六十卷金本、六十卷永乐本均不存。

释词方面,金刚寺本与六十卷金本、六十卷永乐本收录释词的总数相同,即102条;七寺本较金刚寺本、六十卷金本与六十卷永乐本少收录了3条:班下、岩罅、圉圉。金刚寺本中的释词“福伽”,七寺本、六十卷金本与六十卷永乐本均记作“福伽罗”;七寺本中归在第五十卷下的释词“船舶”、“门阆”,金刚寺本、六十卷金本、六十卷永乐本均不存“第五十卷”,因而将其归在“第五十一卷”。

释文方面,金刚寺本释文缺失较为严重;六十卷金本与七寺本相似度较大,如两者均将“雅”写作“疋”;而六十卷永乐本与金刚寺本、七寺本与六十卷金本的差异较大,如:六十卷永乐本中的“雅”和“低”,金刚寺本、七寺本与六十卷金本均作“疋”和“仞”;六十卷永乐本中的“陀”字,金刚寺本、七寺本与六十卷金本均作“陶”。反映了明刻本与唐写本用字的不同,唐写本中的俗字在宋以后已为正字所规范。我们推测,六十卷金本与写卷日本金刚寺本、七寺本很可能源于同一祖本,而六十卷永乐本产生于明代,距玄应撰写《华严经音义》的年代较晚,经后人增删的可能性较大,导致其与六十卷金本、金刚寺本、七寺本差异较大。

4. 日本大治写卷

(1) 题名为“新华严经音义”的大治本八十卷《华严音义》

日本大治本收录情况与金刚寺写卷一致,收录有两部《华严音义》和一部《华严经》,两部《华严音义》即是:一部收录于卷一的首位,题为“大方广佛华严经 旧五十八卷”,即六十卷《华严音义》;另一部收录于卷一的末尾之前,题为“新华严经音义 八十卷”的《华严音义》;一部《华严经》即是:收录于卷一的末尾,题为“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华严经》。

题为“新华严经音义 八十卷”的写卷收录的卷数有:第一卷至第五卷、第七卷至第廿八卷、第卅一卷、第卅三卷、第卅五卷、第卅六卷、第卅七卷^①、第

^①大治本漏“卅”字。

卅八卷、第卅九卷、第卅二卷、第卅五卷、第卅七卷、第卅八卷、第卅九卷、第五十卷、第五十一卷、第五十二卷^①、第五十三卷、第五十五卷、第五十八卷、第五十九卷、第六十卷、第六十二卷、第六十三卷、第六十五卷、第六十六卷、第六十七卷、第六十八卷、第六十九卷、第七十卷、第七十二卷、第七十二卷^②、第七十四卷、第七十五卷、第七十六卷、第七十七卷、第七十八卷、第七十九卷、第八十卷。卷下不注明品名,计 63 卷,304 条释词。其中,双音词占据了绝大多数,计 233 条,单字计 7 条,三音词计 12 条,四音词计 33 条,四音以上短语计 19 条。

为探明大治本与金刚寺本、八十卷刻本的关系,我们选取了同时见于此两部写卷和刻本慧琳本与磧本的释词及释文进行比勘。大治本与金刚寺本更为相似,刻本慧琳本与磧本较为相似。写卷或省略了八十卷刻本释文中的书名或内容,或征引了其它文献。我们推测,大治本、金刚寺本《新华严经音义》是日本人在慧苑八十卷本《华严音义》的基础上吸收了玄应六十卷本《华严音义》而作的音义,即苗昱所提古本《华严音义》^③。也就是说,刻本八十卷《慧苑音义》在前,日本写卷大治本、金刚寺本《新华严经音义》在后。

三保忠夫《大治本新华严经音义的撰述と背景》一文有详密考证,认为大治本《新音义》的撰述年代应为天平胜宝年间,撰述者可能是日本人或日籍汉人,盖为中闲阶层学僧,撰述场所可能是当时华严教学颇为隆盛的东大寺,或者是属于东大寺系统的寺院。撰述者参考了《玄应音义》卷一所载玄应为六十卷本旧译《华严经》所作的音义,而且还参酌采用了玄应书中其它一些相关的训释,也有可能是后来传抄或觉严、隆暹等人书写大治本时作有增补^④。

(2) 题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大治本

大治本、金刚寺本均存有题名《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写卷,但只录品名而不录内容,自序言结束后的第十竖行开始,一一顶格用大字列举品名,一部品名的下方会用大字一半大小的小字对该品名进行说明。

据我们比勘,大治本、金刚寺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所收品名相同,与八十卷刻本所收品名相比,除刻本中《普贤三昧品》、《十定品之一》、《十定品之二》、《十定品之三》、《十定品之三》^⑤该两部写本未收录外,其它品名皆有涉

①“第五十二卷”五字为小字,后插入。

②大治本出现两个“第七十二卷”,很可能是笔误造成,或为“第七十一卷”和“第七十二卷”,或为“第七十二卷”和“第七十三卷”。通过比勘大治本收录的释词与刻本收录的释词,我们推测大治本中的两个“第七十二卷”,前者为“第七十二卷”,后者为“第七十三卷”。

③详参苗昱:《〈华严音义〉研究》,苏州大学 2005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三保忠夫:《大治本新华严经音义的撰述と背景》,《南都佛教》第 33 号,昭和 49 年(1974)。参小林芳规《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解题》和《一切经音义解题》,汲古书院,昭和 53 年(1978)第一版,昭和 63 年(1988)第二版。

⑤慧琳本“十定品之三”作“十定品之四”。

及。

金刚寺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最后另载有四条释词,并注有释文。四条释词是:日光煜、程、注水、虹。大治本同样载有此四条释词,只是排列的顺序为:注水^①、虹、晃煜、程。

金刚寺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四条释词之后题有“嘉祜三年丁酉五月九日”,即:1237年,正值中国元代蒙古族太宗窝阔台统治时期。撰写题名为“新华严经音义”八十卷《华严音义》和题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治本的作者有可能参见到慧琳所收录的八十卷《慧苑音义》以及磧本、金本、丽本八十卷《慧苑音义》。

《慧苑音义》八十卷各刻本的异同体现了高丽藏和磧砂藏两个系统,显示了大藏经不同的流传系统和流传形态,为揭示大藏经各本的传承渊源也提供了实例佐证。研究大藏经各本的传承渊源不仅仅要考虑其版式、装帧、卷帙、目录结构等,而且还要考察其入藏经典的来源和经文内容的异同,具体经文内容的异同往往更能反映其传承的渊源。因此通过比勘《慧苑音义》各刻本与日本写卷的异同,不仅可以进一步厘清《慧苑音义》各本复杂的流传关系,更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佐证资料。

【作者简介】俞莉嫻,女,上海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域外文献及古白话词汇。

①“注水”后列“一切經音義第一”,再列“虹”,据我们推断,很可能是作者或排版者为排版中节省纸张的需要,将“注水”和“虹”提前排列在文末空白处,另一页首行即是“一切經音義第二”。